

論狄托事件

正大出版社印行

論狄托事件

版權
所有

編著者 張達生

發行者 正大出版社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民國卅七年八月一日初版

歐洲各國共產黨情報局

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

保加利亞工人黨（共產黨），羅馬尼亞工人黨，匈牙利勞工黨，波蘭工人黨，蘇聯共產黨（布爾塞維克），法國共產黨，捷克斯拉夫共產黨及意大利共產黨之代表所參加的情報局會議，討論了南斯拉夫共產黨的狀況問題，並認定南斯拉夫共產黨代表已拒絕出席此次情報局會議的這一事實之後，一致通過下列各項結論：

一、情報局指出：南共領導機關最近時期在對內和對外政策之基本問題上，執行着一種放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錯誤路線。因此，情報局贊同蘇聯共產黨（布）中央首先揭露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特別是鐵托、卡德爾、德熱拉斯，蘭科維奇等同志的政策行動。

二、情報局確認：南共領導機關對蘇聯和對蘇聯共產黨（布）進行着非友好的政策。在南斯拉夫，放任詭譎蘇聯軍事專家及謾罵蘇軍，而聽其發展的可恥政策。對於在南斯拉夫的蘇聯非軍事人員，創立了一種專門制度，由於這種制度，他們曾被置於南斯拉夫國家保衛機關監視之下，他們底行動並受到保衛局人員的釘梢。駐情報局之蘇聯共產黨（布）代表尤金及駐南斯拉夫之蘇聯許多官方代表，都遭受了南斯拉夫國家保衛機關這種同樣的監視和釘梢。

這些事實及其同類事實證明：南共領導者抱着一種共產黨員不應有的立場，由於這種立場，

南共領導者開始把蘇聯的對外政策和帝國主義的對外政策等同起來，以對待資產階級國家的態度對待蘇聯。正是由於這種反蘇態度，從反革命的井洛茨基武庫中竊取來的關於蘇聯共產黨（布）脫化、蘇聯脫化及其類似的誹謗宣傳，在南共中央才得到了散布。

情報局斥責南共領導者這種反蘇的趨向，認為這種反蘇趨向，是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不相容的，只是適合民族主義的立場。

三、在對內政策上，南共領導者放棄了工人階級的立場，叛變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他們否認國內資本主義成份的增長，和由此而產生的階級鬥爭在南斯拉夫農村中加劇的事實。這種否認是從機會主義的觀點出發的，以為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階級鬥爭不會尖銳化，如像馬列主義所教導我們的那樣；而是階級鬥爭的逐漸削弱，如像布哈林式的機會主義者所鼓吹的資本主義和平成長為社會主義的「理論」一樣。

南斯拉夫領導者在農村中也執行着一種錯誤政策，忽視農村的階級分化，把個體農民看成是一個沒有區別的整體，違背馬克思，列寧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違反列寧的著名論證：小的個體經濟每日、每時、不斷地、自發地、大量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可是，南斯拉夫農村中的政治狀況，並沒有任何能令人自安自慰和高枕無憂的根據。當小的個體農民經濟在南斯拉夫佔着優勢——土地國有並未實現，土地私有繼續存在，土地買賣自由，富農集中大部土地財產於其自己手中並雇用雇傭勞動者等——的情況下，以調和階級鬥爭和取消階級矛盾的精神去教育黨，其結果只有使黨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困難面前解除武裝。

南共領導者堅信「農民是南斯拉夫國家的最堅固的基礎」，因此在關於工人階級領導作用的問題上，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道路，而走向民粹主義的和富農的黨的道路上去。列

寧教育我們說：「無產階級是近代社會唯一的革命到底的階級……在全體人民爭取徹底的民主革命鬥爭中，在一切勞動者、被剝削者反對壓迫者與剝削者的鬥爭中，他們應當成為領導者和領袖。」

南共領導者違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這個理論。

至於談到農民，那麼農民的大多數，也就是貧農和中農，能夠和工人階級結成聯盟，或者已結成聯盟，而這個聯盟中的領導者應當是工人階級。

上述的南共領導者的立場，是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這個原則的。

很明顯的，這個立場表現出來的觀點，是適合於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觀點，而不是馬列主義的觀點。

四、情報局認為南共領導機關修改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關於黨的理論。根據馬列主義理論，黨是國家基本領導力量，有自己的一定的政綱，而不是溶化在非黨羣衆組織中。黨是工人階級之最高組織形式和最重要的隊伍，可是在南斯拉夫，認為國內基本領導力量不是共產黨，而是人民陣線。南共領導者降低共產黨的作用，實際上是使黨溶化在非黨的人民陣線中，這個非黨人民陣線包括着從階級觀點看極不相同的各種分子（工人、農民、從事個體經濟的勞動農民、富農、商人、小企業主、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等），而且同樣還包括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別，也包括着某些資產階級的黨派。南斯拉夫領導者固執的不願承認自己立場的錯誤，認為南共不能有和不應有自己獨特的政綱，而應以人民陣線的政綱為滿足。

在南斯拉夫政治舞台上活動的只是人民陣線，而共產黨及其組織不是以自己的名義在人民面前公開活動，這一事實不僅降低着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上的作用，而且使黨喪失其成為獨立的政治

力量，使其不能經過公開的政治活動，經過公開宣傳自己的觀點和自己的政綱，日益取得人民更大的信任，並更加擴大自己對廣大勞動羣衆的影響。南共領導者重複着俄國孟什維主義者的錯誤，即馬克思主義黨溶化於非黨羣衆組織中的錯誤。這一切證明着，在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問題上，存在着取消派的傾向。

情報局認爲這種政策危害到南共本身的生存，其結果將有使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國蜕化的危險。

五、情報局認爲南斯拉夫領導者製造成的黨內的官僚主義制度是南共生存和發展的致命危險。黨內沒有民主，黨的領導機構，沒有選舉，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與鐵托同志和卡德爾同志做過的許多次沒有根據的聲明相反，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的大多數委員不是選舉的，而是推薦的。共產黨實際上處於非法的地位。黨不召集黨的會議或者是採取秘密方式召集，這不能不損害黨在羣衆中的影響。南共的這種組織形式，只能稱之爲宗派主義式的官僚主義式的形式。這種形式走向取消黨之成爲一個積極的獨立的有機體，在黨內養成軍事領導方法，就像從前托洛茨基所主張的領導方法一樣。

完全不能忍受的是，在南共黨內，黨員之最起碼的權利都被剝奪了；對黨內不正確的事情稍加批評，即遭受到嚴厲的懲罰。

情報局認爲，南共中央委員尤約維奇（按：尤氏於一九四七年九月南斯拉夫民族陣線第二屆代表大會上被選爲民族陣線總書記）和海勃朗兩同志，因爲敢於批評南共領導者們的反蘇傾向，和主張南斯拉夫與蘇聯友好，而被開除黨籍並被逮捕的事實，是可恥的。

情報局認爲在共產黨內決不容忍這種卑鄙的、純粹專制的、恐怖主義的制度。爲了南共本身

的存在和發展，必須結束這種制度。

六、情報局認爲：蘇聯共產黨中央及其他各國共產黨中央對南共中央所犯錯誤之批評，乃是一種兄弟的幫助，這些批評給予南共領導機關造成一切必要條件，以便最迅速地改正他們所犯的錯誤。但是，染上了極端高傲、自滿、目空一切等毛病的南共領導者，不去誠懇地接受這些批評，不去以布爾塞維克改正錯誤的態度，去改正所犯的錯誤，却以敵意和仇視的態度對待批評，走上了一概否認自己錯誤的反黨道路，違背了馬列主義關於政黨對待自己錯誤的態度理論，因此更加重了自己底反黨的錯誤。

南斯拉夫領導者，在蘇聯共產黨中央及其他兄弟共產黨中央方面的批評面前，沒有理由可以辯護，即開始直接欺騙自己的黨和人民，把這種對南共中央錯誤政策的批評向黨隱瞞，並且對黨和人民掩蓋懲罰尤約維奇及海勃朗兩同志之真實原因。

最近以來，在蘇聯共產黨中央以及其他各兄弟黨中央方面對南斯拉夫領導者所犯錯誤進行了批評之後，南斯拉夫領導者乃趕快設法制定一系列新的左的措施。南共領導者慌忙頒佈了關於小工商業國有化的新法律，這一法律之施行是毫無準備的，並由於這種匆忙的原因，這一法律的施行只能使南國人民的生計發生困難。他們慌忙頒佈了徵收農民小麥稅的新法律，這一法律也是無準備的，因此新法律也只能使城市居民的小麥供給發生困難。最後，南斯拉夫領導者，在不久前，出於意外地，用喧囂的言辭宣佈自己對蘇聯的親切友愛，雖然誰都知道他們至今還在實行對蘇聯的不友好政策。

但不僅如此，最近期間南共領導者十分自信地宣佈在南斯拉夫剷除資本主義成份的政策。在鐵托和卡德爾於今年四月十三日致蘇聯共產黨中央的信中寫道：「中央全體會議同意了中央政治

局所提出之在國內肅清資本主義殘餘的方案」。

按照這一觀點，四月廿五日卡德爾在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國聯邦國民議會上的演辭中宣稱：「人剝削人的一切殘餘，在我國存留的時間已屈指可數了」。

南共領導者之在南斯拉夫現存條件下消滅資本主義成份，也就是消滅富農階級的觀點只能是冒險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而絕不能是別的東西。因為，當不可避免地產生資本主義的個體農民經濟在國內佔着優勢，當農村經濟大規模集體化的條件尚未具備、當多數勞動人民還未相信農業經營的集體方法的優越性時，是絕不能解決這一任務的。蘇聯共產黨的經驗證明：只有在農村經濟大規模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最後的數目最多的剝削階級——富農階級，才有可能；而消滅富農之為階級，乃是農村經濟集體化的有機的構成部份。

爲了順利進行消滅富農之為階級，因而消滅農村中的資本主義成份，要求黨長期進行初步的準備工作來限制農村中的資本主義成份，鞏固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工人階級與農民底聯盟，發展爲組織集體經營農業所必需的機器生產的社會主義大工業，在這一工作中的急性病只能帶來不可挽救的損害。

只有在周密準備及澈底實行這些措施的基礎上，由限制農村中的資本主義因素而轉到消滅它們，才有可能。

南斯拉夫底領導者以慌張手段和官僚主義的法令來解決這一任務的一切企圖，只是註定了要失敗的冒險，或者只是一種毫無根據的煽惑人民的吹牛而已。

情報局認爲：南斯拉夫領導者利用同樣錯誤的和煽惑性的策略，來表示他們不僅站在階級鬥爭立場上，而且大大超出了那些由現實可能性觀點來看南共在限制資本主義方面所能作到的那些

要求。

情報局認為：南斯拉夫領導者的所有這些左傾的法令和宣言，都是煽惑性的和目前不能實現的，它們只能損害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

所以情報局認為這些冒險策略乃是一種卑鄙的手段，和不能允許的政治賭博。

顯然，上述南斯拉夫領導者底左傾的煽惑的措施和宣言，乃是企圖掩蓋其拒絕承認錯誤和掩蓋其拒絕誠懇改正自己的錯誤的。

七、鑒於南共黨內造成的這種情況，並力謀為南共領導者指出一條出路起見，蘇聯共產黨中央和其他兄弟黨中央曾提議根據在第一次情報局會議上審查其他共產黨活動的一般的黨底原則，同樣來審查南共狀況的問題。可是南共領導者對其他兄弟黨在情報局上討論南共狀況問題的數次提議，都加以拒絕。為了逃避在情報局會議上兄弟黨的正常批評，南共領導者杜撰出似乎他們是「處於不平等地位」的說法。應該指出：這種說法完全不是事實。大家都知道，在組織情報局的時候，共產黨正是由這樣的一個原則出發的，即任何一個黨應該向情報局報告工作，同樣任何一個黨有權批評其他的黨。在九國共產黨第一次會議上，南共曾廣泛地使用了批評其他的黨的權利。但是南共領導者却拒絕向情報局報告工作。拒絕傾聽其他共產黨底批評意見，這就是說明南共領導者事實上自己破壞了各國共產黨平等的原則，這就等於要求給南共在情報局裏建立特殊的地位。

八、鑒於上述一切事實，情報局全部贊同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對南共內部狀況的估計，對南共中央錯誤的批評，以及蘇聯共產黨（布）中央於一九四八年三月至五月致南共中央迭次信件中對這些錯誤的政治分析。

情報局一致得出結論：認為南共領導者反馬列主義的、反黨的、反蘇的觀點，其一切行為反其拒絕出席情報局會議，這就是使自己與參加情報局的各國共產黨對立起來，走上了分裂統一的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陣線的道路，走上了叛變勞動者底國際團結事業及轉向民族主義立場的道路。

情報局斥責南共中央底這種反黨的政策和態度。

情報局認為：這樣，南共中央便使自己及南共處於自己兄弟黨的大家庭之外，處於統一的共產主義陣線之外，因此處於情報局隊伍之外。

X X X X

情報局認為南共領導機關這些錯誤的根源，乃是一種無可懷疑的事實，即：在南共領導機關裏，於最近五、六個月以來，那些以前曾隱藏着的民族主義分子公開取得了優勢，而使南共底領導機關脫離了南共國際主義的傳統，走向了民族主義的道路。

南斯拉夫領導者過高估計了南斯拉夫內部的民族力量及其潛在能力。他們以為沒有其他國家的共產黨的支援，沒有人民民主國家的支援，沒有蘇聯底支援，就可以保持得住南斯拉夫底獨立，就可以建成社會主義。他們以為沒有革命力量底援助，新南斯拉夫也可以生存下去。

南斯拉夫領導者不了解國際情況及為帝國主義者們底嚇詐所嚇倒，以為向帝國主義國家作某些讓步，他們就可以博得這些國家的歡心，就可以與這些國家談好保持南國底獨立，這樣便逐漸促使南斯拉夫各民族傾向於帝國主義國家，也就是說傾向於資本主義。在這一點上，南共底領導者巧妙地接受了著名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底觀點，即：「資本主義國家對南斯拉夫獨立的危險，比蘇聯對南斯拉夫的獨立的危險還要少一些」。

南共領導者顯然是不瞭解，或者是假裝不了解。這種民族主義的立場，不能不使南斯拉夫蛻化爲一般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喪失南斯拉夫底獨立，變南斯拉夫爲帝國主義國家底殖民地。

情報局並不懷疑在南共內部是具有忠實於馬列主義的，忠實於南共國際主義傳統的，忠實於統一的社會主義陣線的健全的力量。

南共這些健全的力量底任務，就是要強迫今天的領導者公開地誠懇地承認自己底錯誤，改正這些錯誤，脫離民族主義，回到國際主義方面來，並以一切辦法鞏固統一的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陣線；或者，如果南共現在的領導者表現得沒有這種能力，那就換掉他們，並推選新的國際主義的南共領導機關。

情報局不懷疑南斯拉夫共產黨是能夠完成這一光榮的任務的。（譯自巴黎「人道報」）

關於南斯拉夫共黨問題

中共決議的全文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完全同意由保羅·波羅匈波蘇法捷義各國共產黨所參加的情報局會議，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問題所通過的決議。舉行這個會議，並通過這個決議，乃是國際共產主義者爲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保衛世界工人階級和各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所應盡的職責，乃是他們爲保衛世界和平民主事業，保衛南斯拉夫人民免受美帝國主義的愚弄和侵略所應盡的職責。

○以狄托、卡台爾、吉拉斯、蘭考維治爲代表的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集團，在其對內對外的背叛性的和錯誤的行動中，違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觀點。例如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原則區別，國際援助對於各國革命運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對於人民革命事業的領導作用，黨是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黨的民主集中及黨內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用等，從而陷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和資產階級政黨的泥坑，狄托集團因爲它執行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內外政策，因爲它採取了反蘇立場，壓制黨內批評，拒絕蘇聯共產黨其他五共產黨的兄弟批評，拒絕參加情報局會議，並在情報局會議的決議公布以後，繼續壓制南斯拉夫黨內外的正確意見，繼續敵視國際共產主義，已經嚴重地損害了南斯拉夫的人民事業，^①並使南斯拉夫的敵人歡呼。中國共產黨熱烈希望南斯拉夫共產黨內的國際主義份子能夠堅決地起來糾正狄托集團的錯

誤，使南斯拉夫共產黨從新走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軌道，走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軌道。

③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認為南斯拉夫黨內所發生的事件，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現象，這是階級鬥爭在無產階級革命隊伍中的反映。只要是階級存在的國家，帶着資產階級反革命觀點的投機份子，總是企圖混入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混入共產黨，企圖利用機會，從內部來破壞革命事業。這種情況曾經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多次發生，在中國共產黨黨內，則曾經表現為陳獨秀主義和張國燾主義。這種情況，要求共產黨人努力提高覺悟，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教育，以便及時地識別和反對這些資產階級份子，保衛無產階級和人民的事業不受破壞和損失，保衛共產黨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純潔。

爲此目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全黨幹部都應當認真研究共產黨情報局會議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問題的決議，藉以加強黨內關於階級的、黨的、國際主義的自我批評精神和紀律性的教育。

（轉載七月廿三日上海「大公報」）

論自我批評

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人民，正以極大的熱情來建設他們歷史上第一次的自由生活。他們以勞動和主動的創造來發展與鞏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基礎，從而加強人民主事業的力量。

新民主主義各國在共產黨，和工人黨——工人階級的真正而受過考驗的先鋒隊——領導之下的經濟和政治的成就，是不易得來的。社會主義建設是在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況下發展着，而這種階級鬥爭，是以各種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因此，向着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並不是平滑沒有鬥爭，沒有困難和錯誤的。

自我批評是一種有助於揭露和消滅缺點和錯誤的銳利武器。

批評與自我批評使我們易於抗擊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的敵人，暴露他們的陰謀，幫助及時消滅錯誤，因而給新的成功開闢了一條道路。

列寧和斯大林同志教育我們，當一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黨當權的時候，自我批評是特別需要的，因為執政黨的成員，每每因為成功而自滿，看不到自己的弱點，因而使利了敵人的破壞工作。

因此批評與自我批評，對於爲了新民主主義國家經濟的穩重發展的鬥爭，對於爲了改進及提高一切思想意識，政治和組織工作的品質的鬥爭，是有着重要意義的。

自我批評不單是一種暫時的現象，在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武庫中，批評與自我批評是與馬克思

——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偉大主義不可分離的永遠活躍的武器。自我批評是黨的發展的規律，是一種以革命發展的精神來教育黨的幹部、工人階級和人民的特殊方法。

在黨的組織中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就不能真正實現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組織原則，不能加強黨的組織和它與羣衆的聯系，也不能用正確的馬列主義方法來教育黨的幹部。

在黨的會議上有權批評黨的任何負責同志，是黨內民主原則的一部份；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自由，使黨員能更容易行使對黨的領導者的控制力。

斯大林同志說，作爲布爾塞維克，不能不知道自我批評的口號是我黨活動的基礎，是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布爾塞維克教育幹部的精神。

斯大林同志的這些話，把自我批評在黨內生活中是應該當作一種經常工作的作用與位置，更清楚的澈底的確定了。

不用選舉的方法產生黨的領導機關，而只由上級指定，這樣就不可能說黨內有民主，更不能說是有批評和自我批評；在這樣的組織中，黨員就不大願意發表他們的意見，因爲害怕報復而避免批評黨內現存的秩序。

沒有提倡批評與自我批評，沒有吸引廣大勞動羣衆參加暴露和改變弱點和缺點，是不可能走向社會主義的。這就是爲什麼應該鼓勵工人羣衆，勞動農民和進步的知識份子進行批評，由下而上行使控制權的理由。驕傲自滿往往產生一種對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有時因爲不了解自我批評是黨的一個主要的工作方法，也會產生限制批評的思想，使它窒息，並採取手段來對付作嚴重批評的人。

一種對批評的不正確看法，表現在不承認和改正錯誤，而主觀地把批評當作對個別領導人，

組織的領導人等威信的冒犯，當作對領導者的雄心和聲望的侮辱。這種態度不可能加強黨的組織，也不可能促進幹部的正確的教育。相反地它對黨的生活與發展是極端有害的。誠懇和坦白地承認錯誤，並採取步驟來克服這種錯誤，才能夠加強黨的組織，以自我批評進行工作的精神來教育幹部，磨銳他們的警覺性，使黨的整個內部工作注入新的力量和生命。

在這方面，法國和意大利黨底領袖們可作優良的模範。在去年九月在波蘭舉行的九國共產黨情報局會議上，他們以馬列主義者的態度承認了錯誤，接受了對於形成錯誤的自己的缺點的嚴厲批評。在他們的報告中——報上已發表——杜克洛（Duclos）和龍哥（Longo）同志很詳細地說明了這些錯誤。在廣大的黨員面前批評了自己的缺點，法國和意大利的黨採取了必要步驟來克服這些錯誤，這樣做，他們加強了他們陣營的團結，對於以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精神正確地教育幹部的工作，有了寶貴的貢獻。

列寧說：『迄今為止一切革命政黨之陷於滅亡，是因為他們自驕自大，看不見自己力量何在，而且怕說自己的弱點』。誰堅持拒絕承認自己的錯誤，在人家稱頌的迷霧中，沾沾自喜，看不到工作中的嚴重錯誤，誰就忘却了列寧這一個重要指示。

自我批評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黨的一種弱的表示，而是一種強的表示。因為只有一個強大的黨，它生根於生活中而又向勝利邁進，它便不怕它的黨員以及人民大眾對它的缺點無情地批評。『只有生活在過去中的，命定死亡的黨，才害怕批評的光輝。我們不害怕這些，因為我們底黨是一個向上升的，朝着勝利邁進的黨。這說明批評……在我們黨中是力量的表示，是加強黨而不是剝削黨的手段。』——斯大林。

只有資產階級的黨派，他們掩蓋真理，遮掩自己的缺點，裝作什麼都好。只有那些歷史上已

決定死亡的黨派，才會害怕日光和批評。爲什麼呢？因爲資產階級的黨，只要他們有一點點的嚴肅自我批評，有一點點對自己缺點批評的自由，那麼在資產階級的秩序中的任何微小的黑暗，都將被揭露出來。

馬克思主義的黨，在鼓勵羣衆向它作有效的基本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中，在它傾聽羣衆的呼聲的能力中，看到批評與自我批評是進一步加強黨與工人階級，勞動農民和全體人民聯系的有力武器。

廣泛的在原則基礎上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用過去的錯誤教育幹部，總結積極的工作經驗，馬克思主義的黨就會在這樣做法下進一步加強自己的隊伍，把勞動人民團結在它的週圍，向着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新的勝利的鬥爭之途邁進。

（譯自「爲持久和平，爲人民民主」）